

金文通公集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三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蒲菴募建大悲殿疏

徑山地藏殿募疏

臯亭和尚山曉托鉢疏

募完石佛殿工疏

募造二橋疏

慈雲寺募造病堂藥寮疏

圓墓山飯僧募疏

快生菴疏

龍樹菴普同塔募疏

重建四瑞禪堂募疏

楓江王路慈泰寺募建西方殿疏

穹窿拈花菴募建藥師佛堂疏

興福菴募建藏經閣疏

極樂菴餽衆募疏

募葺比丘尼妙詰淨室疏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三目錄終

文通公外集

卷之三

目錄

一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三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蒲菴募建大悲殿疏

繇金閭西行三里爲洞橋。進橋內半里許爲蒲菴。菴以蒲名者何。昔愼獨禪師結茆奉母。效古尊宿。陳蒲鞋。編蒲養母。故事。故以蒲名。其地最幽勝。竹木圍合。蒼翠盈眸。中涵一池。池內菡萏花發。香聞數里。眞眼。

前佛國也。愼師高足爲字。均禪師閉戶習靜。其中足不履闕。有同高峰之活埋。余一日叩扉訪之。師方書華嚴經。厥工將竣。其點畫端楷。紙墨精良。洵稱法寶。因指余池後隙地。欲偕其徒明幻募建大悲殿。以了愼師宿願。屬余一言爲之疏。余不覺合掌歎曰。大悲之建立。所在梵刹有之。良以大士弘誓海深。慈濟無盡。而建于此地。俾觀感像法者。能使繁聲冶色。蕩人心志之會。一回頭轉腦。盡攝入大士悲觀中了。知千秋歌舞之樂地。不過一朝露電之浮光。于以喚醒酣

迷拯援沉溺。其功德尚可思議哉。請質之遠近善信。
當于華嚴十施中。必有能居其一者矣。字公師弟。然
我言否。

徑山地藏殿募疏

今天下叢林之盛莫過江南而徑山爲最歷代祖師
瓶鉢相繼幾于肩摩踵接說者曰峰巒環秀形勢奇
勝宜乎賢聖輩出而不知真心辨道志續祖燈者往
往結茆茲山譬之以金鍛則無鉛以玉礪則鮮石非
關乎形勢也有克明上人者亦結茆其上欲于山之
前區建地藏殿夫以選佛之場忽作幽冥之觀得
無梯天而睇井焉是不然克明殆有深意焉恐蔭身
歷祖脚下者猶之純袴子弟生長富貴之門不知稼

穡艱難。流浪可慮。倘不以地藏菩薩悲憫地獄之心。度盡衆生。則雖衲老苔鱗。功深面壁。終未可以言辨道而續祖燈也。噫。此克明所以建地藏之因也。

臯亭和尚山曉托鉢疏

先皇帝乘金輪以御世。欲與海內蒼生共臻覺路。因探
及內典深契真乘與 弘覺和尚水乳相合復

敕弘公高足山曉禪師駐錫隆安。聿振宗風。詎意

龍馭升遐。勝緣不繼。海衆興嗟。今弘公歸老。天童山師
退居佛日。山川相望。爰念法乳深恩。瞻雲惻惻。于是
迎養弘公于佛日之東方丈。一時東西法幢交光互
暎。大闡楞嚴密諦。學徒麤至。祖道重暉。而無奈歲丁
歉薄。香積時空。山師恐老人以瓶鉢縈懷也。携杖出

山謀所以安隱大衆。慰悅慈心。不惜重研百里來告。于余。余爲之喟然歎曰。此隆安所以爲天童嫡嗣也。昔雲峰悅禪師在大愚芝座下。一日芝示衆曰。大家相聚。喫莖薺。喚作一莖薺。入地獄如箭。悅聞之。駭然。便上方丈。請開示。芝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家。趣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饑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悅不敢違。未幾。芝遷翠巖。悅納疏。罷復過翠巖。求開示。芝曰。佛法不怕爛脚。今正雪寒。可爲衆乞炭。悅又奉命化炭。後福源石屋琪勘曰。這個便是爲衆。

竭力不廢寸陰。參禪學道第七個樣子。今日山師爲弘公住山計。特拈起第七個樣子。爲衆托鉢。我知弘公必如芝公見悅而笑曰。且喜大事了畢。我又知山師亦如悅公必且不措一詞禮拜而退也。余故曰隆安之所以爲天童嫡嗣也。十方善信其以余言爲然否。

募完石佛殿工疏

順治辛丑冬余徼

恩歸里。攜筇遊覽之餘。見武林之上竺名刹。一燼成墟。吾蘇之圓妙古觀。歲久全圯。一則爲觀音大士。應現普度之香火。一則爲三清大殿。祝釐

萬壽之勝場。皆當應運鼎新。何可聽其廢壞。余于是特發誓願。倡募効綿。幸藉江浙兩省。一時當道大檀護。無不受靈山囑付。無一非紫府僊寮。各各捐輸。同時落成。真一時盛事。千載美譚也。若單恃本方善信。當

此民窮財盡之日。沿門托鉢。有如聚沙成塔。工之竣也。何日之有。余爲感慨久之。自後誓不再作募疏。懼良因之。莫必善果也。忽一日。息緣盛居士爲余說開元寺吳中石像興復緣起。約費工料二千餘金。願肩四分之一業。獨施五百金矣。適

藩臺詣寺中。目觸機緣。慨施多金。以襄厥成。余聞之。不覺喟然曰。

藩臺佟公之蒞我江南也。于民瘼

國計。無念不周。于剔蠹釐奸。無弊不革。而清風兩袖。功

德頻施諸如葺泮宮以崇學校。築山塘以利行旅。助
建三清殿以壯一郡形勝。屢割廉俸不可枚舉。茲又
于吳中石像。矢願重輝。豈非尚書所云。吉人爲善。惟
日不足者乎。然則石像之來自海上也。在晉建興年
間。今日我吳之徽庇德星。因緣輻輳。于二千年前早
已券之矣。豈尋常檀施作空門中。小小善果已哉。余
是以破戒復疏其事。當必有心我佟公之心。俾開元
與天竺圓妙三大寺觀。蔚然鼎峙。吳山越水間。此亦
海氛肅清。太平有象之一徵也。凡歡喜布施者。應作

如是觀。

募造二橋疏

浮圖之說非儒者所尚也。至募緣僧尼沿門托鉢。飾苦行以惑衆。借佛面以刮金。則尤佛法中可鄙者也。雖然。儒之闢釋。不過以其崇尚虛無。毫無利于民生。物用與儒者之窮約而存心立達。榮膺而顯用。施濟不啻霄壤爾。若夫水鄉之橋梁。猶之陸地之車馬。實王政中濟民利物一端也。自潯水西至茗城。係往來通衢。運道攸關。沿塘七十餘里。爲橋不下數十處。凡以維斷通閼。一處圯壞。咫尺關河。乃潯西之三里六

里九里三橋一時並圯。緯卒裹足。行人怨嗟甚。且霜
凝雨滑。慘墜數命。余往來其間。未見有存心立達。顯
用施濟者爲之。倡議整葺。如拯溺救焚。然豈以徒枉
輿梁。無關王政之一端乎。嗣見向之裹足者。信足而
疾馳。向之怨嗟者。嘖嘖讚歎有歡喜色。則三橋已煥
若飛虹。坦若康莊矣。余異而詢之里人。誰其爲此。則
曰。有一比丘尼募造而成。噫。此固崇尚虛無之流也。
而反肯爲此濟民利物之事乎。且聞其募不強施貲。
不沾手。經費有節。程材估料。井井有畫。旬月之間。三

橋並成。若役鬼驅神。余不覺感歎久之。一日比丘尼持一緣冊來索余言。應門拒之。尼曰。我非假名募緣。惑衆刮金者比。潯西三橋成之者卽我也。比入見。則喟然一老婆羅。而胸中頗明了。矢願更廣。將復舉潯北之北迴橋。太平橋。一時並葺之。此二橋爲居民作息必經之要路。求濟者殆有甚焉。擬卽日鳩工。誓猶三橋之成。余固目擊其有成效。而許之一言以贊助之。嗟乎。彼服儒服冠儒冠。而不以濟人利物存諸其心。顯諸其用。孜孜焉。惟日不足者。其視此尼爲何如。

哉。然余終不敢謂濟人利物者不出于公卿士人而
友有遜于尼也。則斯二橋之成也。雖爲費不貲亦可
以刻日竣矣。

慈雲寺募造病堂藥寮疏

歲次辛丑夏日余偶過大善果寺有僧本然具言于
余曰城內盛甲廠十方院慈雲寺常任心如發弘誓
願安養老病比丘又有醫士方冲甫素敬三寶施藥
濟僧亦同發是願今養老堂已成而病堂藥寮尚未
建立敢丐一言疏其緣起告之布金長者成就此利
益良因余曰善哉心如本然暨方醫之同發是願也
其猶文殊與維摩相見說法之一大因緣乎一切衆
生具有生老病死四相苦惱然方其生也渾兮菟兮

不知有生之苦及其死也。嗚呼。冥兮。冥兮。不能言死之苦。惟是少壯者漸老。輕安者忽病。則有求生不得。求死不得之苦。皆自知之。皆自能言之。而自不能爲之救療也。此苦縑素維均。而在縑尤甚。旣已割愛辭親。依大覺。須賴色力精健。捍勞忍苦。究明己躬大事。若一旦老病交煎。安養無依。醫藥罔助。大事未明。無常卒到。枉了圓顱。方服作沙門一番。諸佛慈悲。所爲深可憐憫者此也。故維摩經云。衆生病從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又云。以己之疾。愍于彼疾。當識風世。

無數劫苦。當念饒益一切衆生。忽生憂惱。常起精進。當作醫王。療治衆病。余故曰。心如本然。與方醫士三人同發之願。猶問疾之文殊。與示疾之維摩。相對說法。一段大因緣也。其利益之成就也。必矣。余故歡喜讚歎而爲之疏。

圓墓山飯僧募疏

經云菩薩不受福德。以世間人造一切罪。固墮業報。卽造一切福。亦種業因。必也罪福雙消。方離苦海。雖然。不受福德者。未有不自廣植福德始也。福則莫如飯僧。爲大飯。窮叅力究。粘坐蒲團之僧。爲尤大。昔漂母飯一韓王。而獲報千金。聲施後世。假使飯及淮陰。市上無名惡少。則漂母亦湮滅而不傳矣。嗟嗟飯一世間男子。猶且食報不小。况飯出世間豪傑。于以弘暢宗風。而紹續祖燈。其福德寧可思議哉。圓墓山聖

恩寺爲三峰上人卓錫揚宗之地。學人雲集。皆窮叅力究。務明祖意者也。去歲苦遭旱蝗。香積蕭瑟。不得不一拈托鉢公案。爲嗣法大衆安穩任山計。倘世之布金長者。肯效漂母之飯王孫。而以廣植福德者。證不受福德之聖果。則請自圓墓飯衆始。

快生菴疏

快生菴者陽山松際師津梁學人之下院也。大周稽首而啓請曰。以人道言之。有生則有老有病有死。無限憂悲苦惱之畢集。皆從生趣中來。以物類言之。飛者走者。則有投繯履阱之苦。游者沫者。則有觸網嬰罟之苦。種種碎骨糜腸之楚痛。亦皆從受生中來。一切衆生有生之爲苦。未見生之爲快也。菴以快生名者何哉。師曰。一切衆生但以五蘊熾然者爲生。而不以萬緣俱斷者爲生。以四相燦如者爲生。而不以萬

類。同。情。者。爲。生。故。生。卽。苦。因。苦。是。生。果。若。萬。緣。俱。斷。
則。無。生。之。生。也。萬。類。同。情。則。度。盡。衆。生。之。生。也。快。莫。
大。焉。菴。之。以。快。生。名。也。固。宜。因。疏。之。以。告。是。衆。生。卽。
非。衆。生。者。

龍樹菴普同塔募疏

閩關外龍樹菴普同塔。自宋迄明。其來已久。萬曆年間。有雲棲弟子西崖傳禪師。願力弘深。爲之興新古刹。經理普同。緇素燦列。男女區分。一時規制。可稱盡善盡美。此亦我吳仁及枯骨一大殊勝因緣也。閱今又五十餘年。塔院荒頽。白骨委積。菴主月巢偕募僧法。潤矢願建脩。而丐余一言勸施。余不禁喟然歎曰。一切衆生。從無量劫來。流浪生死。舍身受身。飲乳如大海水。積骨等須彌山。則凡茲荒郊墟莽。磷磷白骨。

爲烈日淒風之所曬颺。嚴霜苦霧之所淋浥。令人不堪回首斜睨者焉。知非我往昔因中經幾委蛻于其間。所嘗之憂患所茹之悲酸。無央無數。而能漠然不關痛癢乎。于是揮汗援筆。爲之書其緣起。東坡所云。暴骨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也。吾郡豈乏仁人君子。則爲茲塔之主者。比比皆是。而月巢等之圓成誓願。也可計日俟已。

重建四瑞禪堂募疏

蘇郡瑞光寺。建自吳赤烏年間。有開山神僧性康。復建浮屠。宋禪師圓照本公。說法開堂。現種種瑞。並浮屠放光而四。此四瑞禪堂所由建也。年久廢墜。遺址已淪于荒墟。而瑞光時現。未嘗與淨宇僧寮。並其滅沒。然則相傳本公說法時。法鼓自鳴。白龜聽法。庭竹合歡。與夫浮屠放光。凡此四瑞者。皆本公之性光所現也。此光人人具足。個個不無。特今世禪人自障之耳。或以禮誦爲下劣。或以行門爲賤役。或以我慢爲

孤高或以套語爲己見。或以鼓唇舌爲機鋒。或以特
點慧爲妙悟。若是則性光障盡。縱有禪堂。至今存亦
猶之乎廢已。今幸王瑞光者。爲三峰嫡孫。頂目血嗣。
之尉堂和尚。不昧性光。傑出叢林。特發遠紹。本公之
誓願。毅然以興復禪堂爲己任。適逢我光明遍照之。
藩臺佟公。慨賜多金。助之營構。余不覺聞而合掌歎。
曰。禪堂久廢。瑞光時現者。端以是故也。堂之成也。可
拭目俟已。但願異日之習禪于斯堂者。能勿自障其。
光。而法侶雲集。交光互映。則三千大千世界。皆將湧。

現瑞相而又奚有于四瑞已也夫然後不負我
佟公一片慈光處處莊嚴之廣大福德矣余是以樂
觀經始而併預爲勸勉之以要其終焉

楓江王路慈泰寺募建西方殿疏

西洞庭羅漢塢雪山禪師遠紹雲門湛和尚之淵源
近振曹溪休和尚之法緒隱山一十八年一旦心空
及第今飛錫楓涇之慈泰寺卽舊名王路菴也師發
大誓願欲以淨土蓮宗接引緇白擬于寺西南隅建
一西方殿中供接引彌陀旁繪西方勝境令見者聞
者歡喜感歎爭以念佛了生歿往生極樂于是庇物
程材將卽日鳩工而屬余一言爲之疏其緣起廣其
勝因余不禁合掌讚曰善哉雪師之所謂禪真淨土

之禪也。雪師之所謂淨土真禪之淨土也。方今法檀
林立。祖印高提。無不以擎拳豎拂。努目揚眉爲單傳。
直指之最上乘。鮮有繼雲棲之嚮導。西方之幢而雙
融事理於無礙。兼攝智愚於同歸者。是不知離禪之
淨。固非真淨。而離淨之禪。亦非真禪也。上而文殊普
賢。馬鳴龍樹。四大菩薩。下而廬山天台。百丈清涼。永
明死心真歇。慈受圓照。中峰諸大祖師。脩淨土者。指
不勝屈。然則所謂西方者。原未嘗遠在十萬億剎。卽
近在自心也。識惟心之淨土。乃謂之明心見自性之

彌陀乃謂之見性而雪師之莊嚴西方以殷勤倡化也。總歸于使人明心見性大覺我宗風而已。豈真有西方定向可以誘人登涉哉。一切善信但發一願助建西方殿之心。則寶樹華池。暫爾現前。觀音勢至。彷彿接引。卽曰真有西方可也。此雪師之善巧方便也。余是以奮筆而爲之疏。

穹窿拈花菴募建藥師佛堂疏

余家有梅莊小構在穹窿山之下。相去數武。有拈花菴。卽福臻禪院之故址也。建自梁天監二年。在宋爲韶國師道場。明永樂年間。勅賜顯忠禪寺。後盡廢爲民居。名藍淨宇。杳不可問矣。明季頂目徹師以斯地山迴水遶。聳翠憂雲。儼然有雲棲之勝槩焉。乃芟荒剪穢。爰構佛殿僧寮。規模雖小。往蹟依稀。日與學徒拈提。向上一機。因額其菴曰拈花。今頂目嫡嗣中興範師卓錫茲地。誓輝祖席。力振宗風。真今日之破顏。

頭陀也。罄展鉢資。式廓前後殿堂。工已八九。尚艱一簣。每歲王薤含春。桂花浥露。余杖策梅莊。與中公徒倚竹徑溪橋邊。惟相對微笑。一日忽謂余曰。居士亦知藥師如來行菩薩道時。發十二大願。爲欲利樂一切有情。除衆生人我之大病。施畢竟安樂之妙藥。故號藥師。如來本願功德。乎今居士之孫。已塑一藥師像。莊嚴相好。將謀後楹供奉焉。而合尖猶難之。居士可無一言。以藥師之願爲願也。且令遠近善信。亦皆以藥師之願爲願。其爲功德。何可思議也。余曰。然。因

信筆爲之疏。

興福菴募建藏經閣疏

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可見單傳直指之宗。不待達磨西來。而世尊早已和盤托出。付之摩訶迦葉矣。四十九年中。三百餘會。權說實說。橫說豎說。熾然廣說。一字不說。皆不立文字也。皆不離文字也。皆教外別傳也。皆教卽別傳也。後世岐宗與教而二之者。非惟不識教。併不識宗耳。因不識宗。所以欲呵教耳。憨大師示學徒有云。佛憂滅度之後。求持

經者爲難。蓋以經卽佛之法身。慧命非紙墨文字也。然則三藏十二部一句一字。盡是諸佛法身。充滿于六書。諸佛慧命。昭垂于點墨。當何如莊嚴供奉哉。吾郡證研禪師。住淨興福菴。閉關三年。深明宗敎。一貫之旨。募請方冊一藏。自度度人。余不禁合掌讚歎。而欲爲莊嚴供奉。非建閣不可。是不得不告之十方善信。須知世尊微妙法門。具載藏經中。能協力圓成此勝因。則功德不可思議。有如此經矣。

極樂菴飯衆募疏

余里居曹溪之西。越數武。卽潯水極樂菴。蓋浙直之孔道也。其間雲水緇流。凡自平川西至。自茗雪東來者。瓶鉢絡繹。必跋涉六七十里。方獲至止焉。至此遇午一餐。遇晚一宿。菴之接衆飯僧。歷有年所矣。向雖經各檀那。捨置飯僧田若干畝。而輸稅孔亟。歲豐僅足完課。歲歉則那貸賠償。田無稍濟。實有大累也。邇者雲侶往來。不減于昔。而齋厨索然。甚至莖薺弗繼。半菽不供。或遇大暑大寒。烈日灼膚。寒冰墮指。求一

餐一宿焉不可得。無論金湯佛法者。不忍膜視。亦仁人君子所顧而惻焉。嗟歎者也。茲幸薄上董氏諸昆季及遠近善信等。誓爲擔瓢荷笠之徒。整頓津梁。延請雲棲的裔。行解相應之聖先法師。駐錫茲菴。以先轉食輪者。大轉法輪。謀久遠爲衆之計。勢必寮房之狹者廣之。禪堂之蕪者葺之。以及庖廩園圃。澡浴澣濯之所。併夏日之趙州喫茶。去冬日之大愚爲衆乞炭所需。必備缺一。不可至于一應執事僧人。皆資單錢。約畧計之。爲費不貲。非廣募善緣。曷克有濟。余嘉

其竭力爲衆一片婆心卽石屋琪禪師所云叅禪學
道第七個樣子也不覺合掌讚歎而奮筆爲之疏翼
外護金湯與夫仁人君子必有同心爾

募葺比丘尼妙喆淨室疏

比丘尼妙喆字藻源者故錢塘令漢石顧公之女而松陵虞部仲韶葉公之次媳也年甫笄虞部次君未婚而卒一聞訃毅然之夫家親視含殮父母公姑俱強制之不可奪居喪盡禮誓以死守後顧葉兩公相繼歿遂薙髮出家精探內典求了生死或曰曾爲名師許可比之靈照大周聞而歎曰此誰堪爲妙喆師也一切衆生不過于情愛種子瞥生一念萬劫沉淪妙喆並未爲情牽愛繫直從威音那畔以前斬斷情

愛之根。拔出死生之楔。故能不識其夫半面而爲夫。
守節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以此心念佛自然。卽心卽
佛。以此心參禪。自然心外無禪。嗚呼。當知識遍地之
時。又誰堪爲效詰師也。大周不禁胡跪合掌而爲之
讚歎如此。今效詰年垂五十。擬結廬于桐涇之南。息
影焚修。以其地僻絕囂。更攜姊姒三人。皆以貞婺剝
度者。共結淨因。協修梵行。誰謂五漏之身。不頓圓無
漏之果哉。其三人中長姒卽余伯氏念菴女也。苦節
勵志克步效詰後塵。余尤喜而樂道其事。以見成佛

作祖。叅禪學道之高流。斷未有外三綱五常而別開
一爐冶。另具一胚胎也。因于燈下信筆書其緣起。爲
同志勸。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三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四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募修奉先寺引

募修五方賢聖殿引

建大士閣引

無任菴引

淨土慈津引

放生池修淨業引

重興崇恩禪寺小引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四目錄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四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募修奉先寺引

震澤之東不數武。有剎巍然。名奉先寺。建自唐咸亨
年間。雖代有興廢。祖燈不絕。自萬曆三十二年。住僧
道問。力行興復。以來。日就傾圯。其孫行芬克紹先志。
一日持募冊來索余言。謀更新之時。有客在旁。正色

而止。余曰。方今公私殫匱。民窮盜起。有心世道者。將黜奢汰靡。導民節蓄之。不暇。若夫崇飾寺觀。勸施無益。非我儕事也。余曰。然。子亦知民窮盜起之繇乎。惟正是供。民焉得窮。卽軍興加賦。民亦焉得窮。且窮蹙而盜。此其故有難言者矣。良以賄賂公行。上下之間。取非其有。皆以小民膏血供之。于是赤子爭化爲綠林。耒耜半銷而劒戟搶攘。世界者總貪之一字階之厲也。設當斯世。而有能互相砥礪。不取非有。窮民其庶有瘳乎。民窮得療。而盜亦遄沮乎。今懲貪之令。非

不嚴且峻而貪卒莫止卽費盡天下寺觀以示節嗇于弭盜裕民茂有濟也客曰然則倭佛可止貪乎余曰佛法中六波羅密以檀施爲先施者舍已所有也已。有。可。舍。况。攫。人。有。也。有。能。通。此。意。者。未。必。非。止。貪。之。一。法。也。昔。李。節。有。言。排。釋。氏。者。徒。知。釋。因。衰。代。而。生。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此。言。良。可。思。哉。客。唯。唯。而。退。余。因。書。之。冊。以。授。行。芬。蓋。重。有。期。焉。而。非。獨。爲。斯。寺。之。興。復。計。也。

募修五方賢聖殿引

人稟五行之氣以生順之則爲善乖之則爲淫此福善禍淫之說所繇起也五方賢聖乘五方之精氣以司五行之權其在人也分之爲五事配之爲五倫感之爲五情殺之爲五色宣之爲五聲其理昭昭非荒唐謬悠與師巫邪術妄言禍福之可比蓋自善惡途分而報應之理有大可怖畏者矣善之集福惡之媒禍如影隨形如響附聲曾無幾微毫髮之或爽愚夫愚婦所以共知五方賢聖之威靈也夫五方之民嗜

欲不同。習尚互異。執途之人而叩以五行之理。使其必順五常之行。必且愕然不解。而燥濕寒煖之性。一日稍失其序。未有不。自知悖戾。况復乖違厥性。以至叛父母。忤神明。干名犯義。顯與五行皆謬者乎。是善惡之起于人心。初不待賢聖之靈。爽福之禍之。而彰彰也。然人鮮自旌其善。而神以福勸之。鮮自懲其惡。而神以禍惕之。五方賢聖之于人民。其呵護誠大矣哉。茗鎮有賢聖殿。庇佑一方者。不知幾閱歲矣。風凌雨撼。日就傾圯。有僧智遠。謀更新之。而乞言于余。余

何能言神之福。人禍人以起人微。福免禍不可對賢。
聖之心亦直言人之能自爲福。能自爲禍。勸人諸惡。
莫作衆善。奉行無乖五行之常。以永荷五方賢聖之。
呵護而已矣。有是余言者。其必歡喜讚歎。樂助斯舉。
無負智遠之婆心也夫。

建大士閣引

洪都兵署之東。不數武。有一關聖殿。廟貌峩然。訪之
爲前臬長江公。感異夢而鼎新焉者也。旁有隙地。欲
建大士閣。以永翼香火。而未竟厥志。值余來承乏。僧
請成是願。余曰。當此歲歉民貧。官茲土者。方攢眉于
救荒無術。而崇尚浮屠。詎我曹事耶。僧跽而請曰。是
不然。五濁劫中。生老病死。如火傳薪。而又有刀兵疾
疫。水旱盜賊。無量諸苦惱。惟我觀音大士。尋聲救苦。
出百千手眼。垂慈拔濟。如普門品所稱。種種不可思

議蓋因衆生之苦而益顯大士之靈焉。今大江以西。雖無鋒鏑之慘。而水旱頻仍。饑饉洊至。又盜賊充斥。疾疫交作。衆生之苦莫甚于今日。則大士之靈亦莫顯于今日。僧之以莊嚴大士請。正仰承諸官長多方救民意也。余赧然起而謝曰。嗟此江民苦饑不得食。苦病不得療。苦盜賊縱橫無所控告。而乞靈於救苦之大士。官吏之失職可知。已因書此以當發露懺悔。非敢重拈夢語爲廣種福田之領袖也。

無住菴引

三界露電無一住相也。萬法筏喻無一住法也。億劫同此根塵。住則爲生。死窠窟。無住則爲一真法界。千聖同此源流。住則皆旁蹊外道。無住則皆向上一機。余三遶無住禪師塔前。而彷彿此義。然恐拈却又住也。塔旁隙地半畝許。老樹障天。亂雲衝袂。有僧法壽請誅茅以護塔。余曰。可。因顏之曰。無住菴。雖然。不認作無住。錯認作無住。亦錯。

淨土慈津引

蓮池大師曰。生死海中念佛第一。若欲高出人天。速超生死。直登不退。獨念佛往生一門。最尊最勝。奉勸世人。何不趁此四大未作枯膿時。早早念佛。直待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懊悔何及。痛哉斯言。所以警策世人者至矣。自大師圓寂以後。迄今四十餘年。古德之軌則雖存。淨土之津梁莫問。舉天台永明清涼。圭峰圓照。真歇黃龍。慈壽中峰等諸祖。遞傳雲棲之鉢。亦遂響絕聲消。良可嘆也。茲有長水徹機上人。爲

徑山禪宿因禮五臺懃息燕都延慶寺偶偕緇素談
及雲棲淨業及放生殊勝因緣中有居士某某慨然
捨寺南隙地若干畝其地有窪者有阜者窪者可以
鑿池放生阜者可以結茆安衆儼然一淨土祇林在
生津梁也一時衆善信咸歡喜讚歎樂與諸居士共
結良因不靳財施力施或自施或勸他施遂勤請上
人暫遲五臺之游先植西方之果行見雲棲勝境卽
在首善近地已嗚呼佛以慈爲本故念佛必以戒殺
放生爲本方有少分相應此淨土慈津之所以名也

夫

人通公外集

卷之四

引 淨土慈津

八

放生池修淨業引

六祖偈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蓋言乎此心之至淨也。一切衆生。皆因迷本淨之心。被妄想習氣。影子發生。種種境界。糾纏顛倒。遂頭出頭沒于生死海中。百千萬劫。靡有了期。有能參禪看話頭。最爲明心切要。但一則苦于障深根鈍。一則難得如古人。殂心下手。一則苦無善知識。決擇開導。多落邪見。惟念佛方便。求生淨土法門。號曰淨業。極爲穩當。二六時中。念念追求。審實這一聲佛起處。落處。定要見箇的當。

下落則本來空空洞洞皎皎潔潔一片至淨之心。卓爾現前。舉從來妄想習氣影子。如紅爐點雪。消化無踪。此之謂專修淨業。與叅禪看話頭毫無異也。邇自雲棲振鐸以後。繼響杳然。得無從事念佛者。不識唯心淨土。而遠求之十萬億刹。曾不回頭轉腦。近取之當體乎我長水徹公。有慨于中。消今某月日爲始。建淨業期。集衆安單。結制百日。儀式悉遵雲棲。發心直紹六祖。予卧病中。不覺聞而贊歎曰。真此方空谷之音也。凡諸善信。有不好淨惡垢。與余同志而爲之歡。

喜樂助。以堅徹公願力者哉。行見百日貲糧。彈指具
矣。

重興崇恩禪寺小引

余浮沉宦海二十餘年。不求名。不求利。敢云騰騰任
運。聊爾泛泛隨緣。不知我者。以我爲宦遊。知我者。直
以我爲雲遊也。辛巳夏五。循例過分寧。吏散鳥啼。焚
香兀坐。偶簡古尊宿公案。黃龍誨機禪師一則。僧問
急切相投。請師通信。師曰。火燒裙帶香。余不覺拍案
起曰。好個消息。只怕有鼻人通不得。恨四顧無人。不
獲起黃龍印證。一日有頭陀才一冊。隨吏牘而
進。係黃龍山崇恩禪寺僧名如慧。閱其緣起。黃龍開

山爲誨機和尚。余喜其以通信至也。因援筆書此一段因緣。若夫殿宇之日久飄搖。金像之不蔽風雨。而以余言爲托鉢先資。則當此儉歲。救荒不暇。崇浮屠以耗民財。非予之所敢出也。雖然。裙帶一則公案。爲無量衆生通個的信。安在末法中。無聞香紹隆。而刈草祖庭者。區區布金長者事。又何俟予言。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四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五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笠峰上人募請方冊藏經說

廣紫栢說

本命放生說

在家出家說

極富極貴極貧極賤說

文通公外集

卷之五

目錄

苦樂得失說

娑婆卽華藏說

士大夫及善知識說

利害衙門說

自救說

路費說

家說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五目錄終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五

吳江金之俊登凡著

笠峰上人募請方冊藏經說

內典流傳世間。西域用貝葉。此土則以側理疊摺而
成。號曰梵冊。尊重莊嚴。宜于焚香唵誦。不便踞案抽
翻。且裝印繁費。往往有志衲子。欲潛心縱目于一大
藏教。畢生未能也。明末樵李楞嚴寺。始以書本鋟行。

謂之方冊。流通頗廣。惜乎有志耽玩者。亦不槩見。正如蘇長公云。昔人得書。手自抄寫。今乃有書而不讀。爲可恨也。淮上笠峰上人。以跛疾行。脚來燕。其求道之志。亦綦切矣。今南還。誓閉關閱藏。募請方冊。而索余一言。余何知教中大義哉。聞之中峰老人曰。所云教外別傳者。非教外別有所謂禪也。非心外別有所謂法也。非離言說外。別有不形言之秘密三昧也。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于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則一大藏教。曷嘗有言說文字等相之可得也。通而言

之禪卽離文字之教。教卽有文字之禪。覓一毫同相。
了。不可得。復何別之有。耶。笠上人倘會得中峰語意。
他日便可把一大藏教一口吸盡。字字化成光明藏。
矣。始信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三百餘會隨機演教。皆。
是別傳之旨矣。然則笠上人閱藏甫畢之日。卽叅禪。
了當之日也。余因書此爲券云。

廣紫栢說

紫栢大師曰極貴女人不如貧賤男子蓋謂女人障礙無量嫌疑多種一動一靜一出入凡百所爲受人禁縛不得如意貧賤男子則不然訪道名山亦由我參禪佛海亦由我遊行千萬里亦由我深山靜坐亦由我高聲念佛亦由我歡喜樂道大笑幾聲亦由我縱橫自在去來隨意故曰極貴女人不如貧賤男子也大周曰此栢師爲度女身說法也世間儘有極富貴男子反不如女人者矣何也富則爲利縛貴則

爲名縛或縛之不出鄉里不離朝寧而目不窺宇宙
之大或縛之遍赤四方遍歷要津而神不浹山水之
趣無論訪道參禪靜坐念佛者什不得一甚而溺志
熏心喪身殞命黃金不救白骨簪履難逃枷鎖求如
女子之優游閨闈終老天年而不可得至于名媛擅
絕代之風華烈女千秋之彤管又非所敢望矣余
故曰儘有極富貴男子反不如女人者此也然則爲
度富貴男子說法者當若之何

本命放生說

蓮大師曰。生日不宜殺生。余亦有懺生願文廣。

大師戒殺放生之旨。梓行勸世有年矣。今思人壽幾
何必逢生日而後修齋放生。則放生功德亦有限矣。
從今爲始。凡我合家眷屬。不論長幼男女。一值本命
之日。俱要修齋放生。卽有親朋偶住我家者。值本命
亦同之。其買生錢不拘多寡。悉聽輪值本命者爲政。
餘人隨意協助。自一分以至一錢止。遵而行之。則我
之本命。卽人之本命。亦卽普世界含靈抱識一切衆。

生之本命矣。是無我無人無衆生無一非本命也。豈不快哉。

在家出家說

世之所謂出家者。徒以離而眷屬棄而田園。削除鬚髮。圓頂方袍。便是出家矣。何視出家之太易也。然必離既合之眷屬。棄現在之田園。改鬚眉之本相。易袍頂爲殊觀。然後名出家。又何出家之太難也。太周曰。若認得何者是家。何者爲出。則出家非易。亦非難矣。人生五濁惡世中。且閻浮世界。是我家也。舉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一切受纏受縛。卒難解脫之緣。總之爲家所累也。無論仕宦婚嫁兒女田園。左牽右扯。

者不能出。卽枯坐蒲團。歷盡雲水者。十人而九。未易出也。故曰出家非易也。倘了知古今來三界升沉。不過一家之成壞。於其中種種可欣可厭。分別人相我相之事。足以沉淪豪傑。困塞聰明者。僅等之蠅逐蠅爭耳。豈能圓我包含虛空之性量哉。則慾海卽蓮池。迷城卽慧山。無煩惱非菩提。無三毒非四智矣。是之謂在家出家也。故曰出家亦非難也。

極富極貴極貧極賤說

天地間極富極貴者人也。何言其極貴？仰觀天地日月，俯視萬類羣生，何其貴也。何言其極富？目飽山川，雲樹耳聞鳥語溪聲，何其富也。廼極富貴之人，不自珍重，尚思貪名圖利，以堆金積玉者爲富，以衣紫腰金者爲貴。造孽無邊，是極富貴之人，最可憐憫者也。天地間極貧極賤者人也。何言其極貧？一副爛臭的皮囊，不值半文。何其貧也。何言其極賤？一堆雪白的枯骸，穢於瓦礫，何其賤也。廼極貧賤之人，不自哀憐。

尚思凌人傲物以半救不充者爲貧以一命未膺者
爲賤積過彌深是極貧賤人之最可憐憫者也惟諸
佛菩薩以慈眼視之代之珍重代之哀憐故曰人身
難得而易失知其難得而勤加守護則長保富貴矣
知其易失而誓求無上則永不貧賤矣

苦樂得失說

五濁世中樂盡是苦。得還是失。若知苦從樂生。失因得伏。火速掉轉頭來。猛力提撕。直向無苦無樂無得無失空浩浩孤迥迥地。討個安身立命所在。庶不辜負此生。出娘胎一番也。休教紅日高千丈。猶自黑甜耽一枕。

娑婆卽華藏說

世界本無不足。自人心起一貪想。則世界遂多不足之形。世界本無不平。自人心動一瞋想。則世界遂現不平之象。世界本無不淨。自人心作一癡想。則世界遂成不淨之區。此娑婆之所以名五濁者。皆貪瞋癡三毒所構而成也。三毒一除。則娑婆卽華藏。覓一毫同別之相了。不可得。東土西方。總是假名。卽求佛求仙。亦盡屬妄念矣。

士大夫及善知識說

士大夫看不破富貴功名四字。憑你說性說理。說得
聖人復起。只成箇假道學。善知識脫不得名聞利養
四字。任他談教談宗。談得天花亂墜。未夢見真佛。

利害衙門說

今天人涉訟見官。無論衙門大小。官府寬嚴。必多方打點。竭力彌縫。務脫罪名。求免刑責。大約一經見官。未有全無怕心者也。乃有一極利害衙門。事發要見。行賄不得。央情不得。要和息不得。要寬限不得。一提就要去。一去就要審。某年月日時。做某事。害某人。一椿也。賴不得。某年月日時。起何念。犯何律。一些也。瞞不得。並不用三推六問。皆自己滿口招承。干証也。插嘴不得。保人也領保不得。堂上執筆者。無分毫情面。

堂下用刑者。無半點慈心。若大若小罪名。一槩不肯
饒。或隱或顯。過失盡數都要算。慈親孝子。救不得至
戚好友。救不得極厚的家貲。救不得儘大的權勢。救
不得如此利害衙門。可怕乎。不可怕乎。而何世人之
到者。甚多。怕者絕少也。息齋甚有疑焉。故特爲拈出。
以冀世人之萬有一怕云爾。然則如此利害。畢竟是
何衙門。嗟乎。臘月三十到來。可不問而知也。

自救說

余作利害衙門說有云慈親孝子救不得至戚好友救不得客曰何言之甚也余曰不寧惟是卽閻羅老子亦欲救不得也客曰然則諸佛菩薩發大誓願救度衆生豈遂無可救之人歟余曰併諸佛菩薩亦欲救不得也惟有自救一着于未到衙門之先早爲之地庶乎其可救耳嗚呼今之人非但不肯自救而且欲自下石焉豈不深可悲痛也已

路費說

今夫人出門行路無論程途遠近時日久暫未可不論先期措辦携貲糧爲路費者乃人生百中有一以要行之路爲程不可以道里計爲時不可以歲月計此其爲費甚是不貲且如何上緊措辦而平日生計料理臨行亟難等待既苦於借貸無門又苦於又無術窘迫悽惶之狀莫可名言且不惟路費無分毫而反有盈千累百之贓罪負之而趨吾竟不知此何以結局也嗚呼行路難行路難到此方知而何

人之冥行而罔顧者比比是也故爲之著路費語
見路費不厭有餘惟贓罪切莫帶一點耳

家說

家之爲言。吾人安身立命之地也。然則五欲塵勞中。豈有家哉。世人但知所居者爲家。自少至壯。自壯至老。急急波波。營名營利。無非爲家計也。因而積孽如山。蓄冤似海。自作自受。茹苦吞悲。亦無非爲家累也。不知此皆郵亭傳舍。逆旅客房也。卽長子孫累世。疊家私鉅萬。不過暫則一瞬。久則一宿。非我家也。我所謂安身立命之家者。豎窮三界。橫徧十方。千生萬劫。不變不遷。屹然于露電泡影之中。煥然于成住壞空。

之表者也。乃世人非家認家而反至。亡家是真深可嘆息也已。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五終